

散文

丑陋的玉镯

■祁思元

“糟糕！又被发现了！”又是妈妈那张怒气冲冲的脸，又是苦口婆心地教导。犯错之后，我总是习惯销毁证据、隐匿不报、瞒天过海、逃之夭夭。直到有一天被“狡猾的猎人”发现蛛丝马迹而不幸暴露时，终于清楚自己已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。不过我早已习惯了这一套程序。我开始双目紧闭，用双耳的厚茧关上两扇窗户。无所谓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！

谁知这次妈妈却异常平静，要给我讲个玉镯的故事。咦？奇怪，怎么没有往日的黑云滚滚、电闪雷鸣，却是别样的风和日丽、旭日阳光？

我早已习惯暴雨倾盆了，怎么今天改为浪漫童真了？这是采用什么战术，该不会是想编一个动人的故事来打动我吧，这种拙劣的悲情战术我早就领教过了，再说我都大了。

妈妈见我极不屑，又说：“我讲的是你曾见过的那只绿玉镯。”原来是那只镯子！可是那算玉镯吗？毫无通透可言，绿色中夹杂着斑斑点点的黑，暗乎乎的，而且还是一只残镯，碎成四段，用白胶粘合还原。本来就不晶莹不好看，又平添四道白色的胶印，仿佛一道道伤疤刻在镯子上。小时候我就好奇，这么丑陋的玉镯为什么会保留到现在？

妈妈带着一丝黯然，缓缓说起了那个玉镯的故事。

那是妈妈刚上初中时，班里一名女生从家里带来一只玉镯，同学们争相观看。轮到妈妈看时，她接的时候不小心竟掉在地上，妈妈当时都傻了。要知道那时候，不算富裕的家庭，10元钱的镯子已经占了姥爷月收入的1/3，更何况这还是一个奢侈品。妈妈回到家哭得很惨，向姥姥、姥爷讲了事情的始末。姥爷脾气比较暴躁，平时一角两角钱都计算着花，这次却一反常态，没有批评，没有打骂，只是很沉默地掏出10元钱，让孩子去赔偿。

我很困惑地问妈妈，为什么没有受到责怪。妈妈淡淡地看了我一眼说：“因为我没有像你一样做错事情只知道隐瞒，永远都是等着别人发现才承认。那时候你姥姥、姥爷已经从我的眼睛里看到了深深的自责、不安和痛心。10元钱是重要，但相比之下，给自己的子女安慰鼓励，让孩子早日走出阴影，快乐成长更重要！人这一生会犯很多错误，实际上，犯错后巧妙地和家长沟通，诚恳地敞开心扉，家长一般也会心平气和，或许会有批评，但更多的是安慰和叮咛……”

我知道这不是妈妈的“烟雾弹”，因为我曾亲手玩过那只丑陋的玉镯。听了玉镯的故事，收起嬉笑人生的面纱，认真地审视自己，竟有些百感交集。其实，我以前就认识到了，自己习惯于逃避问题，却从来没想到怎么改掉这个坏习惯。遇到问题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去解决，这句从小就被教育的话自然是明白的，但就像很多道理，一遍一遍，都懂得、都清楚，只是做与不做却是另一回事了。

小小的玉镯，为妈妈承载一段回忆。同样的玉镯，为我讲述一段往事，给我的却是一次启发与感悟。小小的玉镯仍静静躺在书桌的抽屉里，而我却因它明白了许多，因它而开始了新的历程……

散文

拾麦穗的孩子

■周存亮



常常怀念那些云淡风轻的岁月，怀念那些灿烂阳光里的辽阔麦田，怀念那群天真无邪的伙伴，怀念那片土地上躬伏着腰脊、缓缓而行的父老。隔着20多年的光阴，在梦中醒来，一次次泪流满面。

——题记

几场干热风吹过，广袤的豫东平原麦浪起伏，金波跌宕。远远地望，村庄像大海中飘摇动荡的小船，东一只，西一只。喜庆的父老乡亲，摇起橹荡起桨，吹奏出一曲曲丰收的号角。我们放下书本，戴上屋檐下陈年的草帽，背上一个水瓶，捡拾着那些被镰刀和筐篓遗漏了的麦穗。

走出村庄，第一缕曙光刚刚透出一丝羞涩的脸庞。大田里已是一排排放倒的麦捆，开割的麦地已被早起的人拿下了一半，而

布谷鸟还是在头顶一遍又一遍地催促着农人挥舞着的镰刀。我走在路上，看到几只鸽子悠闲地从收割完毕的麦田里跳跃到路边，衔着麦穗，在地上嗑开，然后再放下，一粒粒啄食。还有麻雀，十几只，几十只，长尾的，短尾的，健壮的，羽翼刚满的，从麦茬地到青草丛，飞起落下，追逐啄斗，啾啾啾啾地，像一群疯狂的孩子，无休无止。

一个人拾麦穗是件很无聊的事，背着一个编织袋，亦步亦趋，尽管我们都定下了目标，但没有人会为此认真。我多次试图捉拿几只小麻雀玩，但即使试飞不久的，也在接近的一刹那飞得远远的。在捡了一个小麦把之后，我看到在满是露珠的草丛里蹒跚的蚱蜢，肥肥的，刚长出一对青色小翅膀。蹲下来，用一支长长的

麦秆撩拨它的触角，用毛毛草的嫩穗击打它的颈背，然后像牧人般，把它赶进荒凉的麦茬地。

刚收干净的几块麦地里，三奶奶二大娘们在拾，那是我和伙伴们第一时间就跑了几遍的田地，可她们像长了火眼金睛的孙悟空一般，仍能捡拾出一筐筐的麦穗。我看到大白时，大白正举着手中的编织袋：嗨，看我的，半袋麦穗！他还会跑到我面前，把那簇拥着麦头的口袋伸到我的眼皮底下。我不愿意和大白作伴，尽管他每次都拾得比我们多。他站在电房前的那棵槐树下，过往的车辆他都要抓上一把，二宝家的拽，我家的也拽，他爹的麦车路过也拽。对这样的小孩子，村里没有人会较真，可不喜欢他。

我和大国喜欢跟在麦车后，捡掉下来的麦穗。但车上落下了大麦捆，我们会喊：麦子捆掉了。谁的车子上不去坡，我们还会主动地去推一把。如果有一车手扶拖拉机或机动三轮车满载着麦子路过，无异于我们的一场盛宴。三五个，甚至十个八个，在三轮车屁股喷出的黑烟和车轮碾起的尘土里，我们疯狂地追逐、捡拾，只是，我们全村也就三五辆机动车。一个凉爽的早晨过去，只有三奶奶二大娘们的竹筐里麦头攒动，我们的编织袋扁扁的，即便不讨人喜欢的大白也很难装满袋子。老人们总是嘲笑我们的贪玩和偷懒：麦田里到处都是，偏在大路上跑。

吃过早饭，毒辣的阳光像一根根烧红了的铁丝，烙得浑身灼痛。坐在树阴里，摘几朵黄色、白色、紫色的小花，用毛毛草编小兔子小狗什么的，或者去大树下看蚂蚁像猎人似的搬运搬运猎物。至于麦子，就那么几棵寂寞地在编织袋的底部。最怕的就是被父母瞧见。送水、拿绳、去自家地里捡，都是些挺让人头痛的事，不但不能偷懒，还要把捡的麦子全归到麦车上，没劲。

于是，我，大国，大白，还有爱跟在大国屁股后面的小柳们，便去村落偏僻处。那儿几棵老樟树伸着粗壮有力的胳膊，献出一片片浓淡相间的绿荫。尤其是它盛开的浅紫色的花朵，散发出浓郁的馨香。我们用巴掌抹出一块净地，用小手指头画出三角形或四方形的图格，用麦秆草茎和砖瓦砾石玩着各种小游戏，不时爆出一阵阵笑声。开落的灰白色花瓣不时地飘下，轻柔地落在我们的头上、身上。

太阳越来越高，树下闪烁着漏下的阳光碎屑。躲在村边高树上的老斑鸠在闷热的气流里咕咕地叫着，一声又一声，仿佛大国家的录音机里重复了千遍万遍的那首二胡曲，使人愈发沉闷。还有一种俗称“地皮吼”的叫声，一次次从远方飘来，那叫声像从地底下发出的，厚实而绵长，哞——哞——哞，把一群拾麦穗的孩子唤得东倒西歪。

在苦楝树下，披着一身紫色的楝花，我们枕着捡来的麦穗，酣然入梦。在梦中，我还梦见三奶奶二大娘们一个劲地夸：这群孩子真勤劳，长大了一定会有出息的。

小说

恰同学少年

■晨风

龙池乡牛乡长很霸气，在乡里名声不好。龙池乡也有干部群众扬言要向上反映牛乡长的问题，牛乡长总是撇撇嘴说：“告呀！让他告！我巴不得让他告呢！”

原来，牛乡长和纪委的一把手杨书记是小时候的好伙伴。据说杨书记初上任时，牛乡长特意到他家去唠嗑，杨书记一把抱住他，跟亲兄弟一样。杨书记动情地回忆起小时候两人在池塘边钓鱼的情景。牛乡长还讲起了上学时的事。

“记得小时候很调皮，我爬学校的墙头扒掉两块砖，老师要找人，是你帮我顶了下来。要不然，我就被开除了，再也不会再有后来我考大学、当乡长的事了。”回忆往事，牛乡长两眼含满泪花。他觉得，在杨书记面前，自己就像一个任性的小弟弟，杨书记总是关照他、爱护他。他们约好，待退了休，就回老家，天天坐到池塘边钓鱼，安度晚年。就因为和杨书记有这么深厚的情谊，所以牛乡长才敢牛气冲天。

也许民愤太大，也许人们不知道牛乡长有这么厚实的靠山，愣是有人把牛乡长的罪证搜集起来，连同一封举报信一起寄给了杨书记。杨书记收到这封沉甸甸的信件时大吃一惊。他一遍一遍审视着举报信和举报材料，一口接一口地喝着浓茶。突然，他把

茶杯往桌子上一墩，拿起电话：“严查龙池乡乡长牛建平！”

纪委一班人立即来到龙池乡。牛乡长心里不是滋味，他认为纪委查账，还不是想找茬？他会让得把账做细做好，每一笔都要合得住。他对会计说：“你知道，咱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我出了事，你的日子也不会好过。”上面查了半个月，账面上一点问题都没有，牛乡长松了一口气。但是，很快纪委的一班人又来了。

牛乡长终于忍不住拿起了电话：“俺哥，你这是兴师问罪来了，你看清楚啊，你要问罪的人是你的兄弟建平啊！”牛乡长满肚子委屈和气愤。

“老弟，还是查一下吧。有事，及早处理；没事，我也放心了。兄弟呀，清廉方能自保，造福百姓才是尽职。你可不能辜负党和组织对我们的重托和信任啊……”电话那头，杨书记语重心长。

“是是，大哥说的是，我一定照大哥说的办！”牛乡长一边说，一边心里直犯嘀咕。挂了电话，牛乡长觉得轻松了许多。

但是，账查完后，调查组又入户走访，很快揭露了乡里的假账，牛乡长被双规了。

“咋还来真的啊？这事怎么弄到这个地步啊？大哥，你一定要帮兄弟啊！上学时我扒掉了学校墙头的两块砖，就是你帮的我呀，我

的好大哥。”牛乡长心里突然很恐慌。

杨书记长叹一声：“兄弟，这事的性质可同当年你扒掉两块砖不同啊！”

牛乡长一屁股瘫了下去。牛乡长被撤职了，等待他的是法律的严惩。

这天，杨书记去探视。牛建平气愤地望着杨书记责问：“你还来干什么？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家伙！”

“兄弟，不是我无情无义，现在，我还能来看你。如果再对你放任，到时候我就只能看到你的一盒骨灰了。你想想，你离那儿还有多远？”杨书记痛心地说。

牛乡长低下头，突然放声大哭起来：“大哥，是兄弟错了，是兄弟错了！”

杨书记也泪流满面：“建平，安心改造。我还等着同你到村里的池塘边钓鱼呢……”

要过春节了，牛建平突然想起该给杨书记寄张明信片。牛建平用心地写下这几句话：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，俟圉期满，池塘垂钓！”写着写着，牛建平仿佛看到钓竿上活蹦的鱼，而杨书记正看着鱼儿微笑。

这边，杨书记接到牛建平的明信片，真的笑了，他的思绪又回到了从前他俩上学时那段峥嵘岁月。

诗歌

思念

■王怡然

我对你的思念
像隐约的虚线
轻轻地划过
淡淡地褪去
而余温却残留在指尖
我对你的思念
像拨动的琴弦
悠扬的声音
让曾经浮现
但那却是
转瞬即逝的画面
我对你的思念
像风暴中的海燕
经历过撕心裂肺的伤痛
才领悟了
明天其实很遥远
我对你的思念
像断了帆的船
航向虽然明确
但永远无法抵达
你心灵的港湾
我对你的思念
像黑夜对黎明的呼唤
一个近乎完美的弧线
将你定格在
逝去的昨天